

《魏書》〈釋老志〉

論拓跋氏佛教
溯源西域的研究

阮忠仁 著

蘭臺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書》〈釋老志〉論拓跋氏佛教溯源西域的研究 / 阮忠仁著.

-- 初版. -- 臺北市：蘭臺，2007.2

面；19*26 公分. --

ISBN 978-986-7626-46-2 (平裝)

1. 佛教史 2. 北朝史

228.2

99003314

魏晉南北朝史叢書 第一輯 1

《魏書》〈釋老志〉 論拓跋氏佛教溯源西域的研究

作 者：阮忠仁

美 編：林育雯

封面設計：林育雯

編 輯：張加君

出 版 者：蘭臺出版社

發 行：蘭臺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20號4樓

電 話：(02)2331-1675 或(02)2331-1691

傳 真：(02)2382-6225

E—MAIL：books5w@yahoo.com.tw 或 books5w@gmail.com

網路書店：<http://store.pchome.com.tw/yesbooks/>

<http://www.5w.com.tw>、華文網路書店、三民書局

總 經 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戶名：蘭臺出版社 帳號：18995335

網路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香港代理：香港聯合零售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新界大蒲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樓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 話：(852)2150-2100 傳真：(852)2356-0735

出版日期：2007年2月初版

定 價：800元

ISBN 978-986-7626-46-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K229.210.42

20112

自序

《魏書》〈釋老志〉說：「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這這段話，是該志追溯魏（北魏、東魏）佛教源流的溯源終極點，值得加以研究。這段文字，做爲研究對象，本書稱作「論拓跋氏佛教溯源西域」之研究課題。

以個人淺見所及，這個研究課題，自古迄今，從未引起學者矚目，遑論曾有過專題研究。作者乃不揣淺陋，有心爲之。

此文只有短短的四十個字，表面似屬單純，其實文內所含之問題，複雜多端，爲了方便進入研究起見，有必要先對研究課題之原文，進行逐一解讀，以資梳理出研究方向。因此，本書所謂「研究」，係指「研究序說」，意謂展開研究之線索。

縱使僅是研究線索之探討，卻因作者能力有限，不僅此一工作歷經多年始告完成，而內容所涉之全般論述，亦自料必不逮精密無瑕，錯誤及疏漏自屬難免，謹祈方家賜正，不勝感激。



阮忠仁 謹序

2007年2月8日

《魏書》〈釋老志〉論拓跋氏佛教溯源西域的研究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架構、史料.....	6
第二章 溯源至「魏先」的拓跋史脈絡.....	9
第一節 以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皇始二年（397） 開疆爲溯源起點.....	10
第二節 溯源烈帝元年（329）至拓跋珪登國元年（386）階段....	20
第三節 溯源神元帝三十九年（258）至烈帝元年（329）階段....	23
第四節 溯源「魏先」至神元帝三十九年（258）階段.....	31
第三章 「魏先建國於玄朔」之拓跋史軌跡.....	33
第一節 「魏先」的範圍.....	33
第二節 「魏先」之尊號.....	35
第三節 「魏先」人物世系及真偽問題.....	41
第四節 「魏先」的民族屬性.....	46
第五節 魏先「建國」之語意.....	50
第六節 魏先「建國」的實態.....	54
第七節 「玄朔」之地理時空有待深究.....	68
第四章 拓跋史、魏王朝與佛教之關係年代.....	71
第一節 魏王朝與魏佛教之斷代年代問題.....	72
第二節 「魏先」年代問題.....	74
第三節 印度佛教起源年代問題.....	81
第四節 阿育王傳播佛教年代問題.....	87
第五節 西域佛教起源年代問題.....	93
第五章 釋「風俗淳一」.....	103
第一節 風俗之形成及定義.....	103
第二節 風俗即整體文化.....	106
第三節 風俗簡稱俗.....	110
第四節 「淳」之語意.....	113

第五節	「一」及「淳一」的語意	117
第六節	「淳一」意指最周全、清淨的德行	123
第六章	釋「無為自守」	127
第一節	「無為以自守」思想之混融	127
第二節	道家為主的「無為」以自守	132
第三節	儒家為主的「無為」以自守	135
第四節	北魏帝王的「無為」以自守	138
第五節	無為以「自守」之涵義	145
第六節	無為以「自守」思想之混融	148
第七章	釋「與西域殊絕」	151
第一節	所謂西域	151
第二節	「殊絕」指路途遙遠的隔絕義	154
第三節	「殊方」、「絕域」之路途遙遠的隔絕義	158
第四節	「殊絕」指文化差異之隔絕	161
第五節	「殊」亦指文化差異之隔絕	165
第八章	釋「往來」及「未之得聞」 ～「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義	169
第一節	《魏書》〈序紀〉的官方「往來」義	169
第二節	《魏書》〈西域傳〉的官方「往來」義	171
第三節	《魏書》〈官氏志〉的非官方「往來」義	176
第四節	「聞」的認知義	185
第五節	「故於浮圖之教，未之得聞」的語意	189
第九章	釋「或聞而未信也」	195
第一節	「或聞而未信也」之無法通釋的困境	195
第二節	「或」字之語意	196
第三節	「或」字語意代入「或聞」之敘事矛盾	201
第四節	「莫能往來」不否定非官方往來之通釋	206
第五節	「或聞」語意含間接聞之通釋	207
第十章	結論	219
徵引文獻		225

第一章 緒論

本書研究之對象：「《魏書》〈釋老志〉論拓跋氏佛教溯源西域」，係指〈釋老志〉的一段文字「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所構成之研究課題。

本書之目的，非要立刻直接對上述課題進行整體的研究，所謂「研究」，係指「研究序說」，意謂展開研究的線索。此因課題內部包含了複雜多端的問題，宜先對其原文進行逐一解讀，以梳理出深入的、整體的研究之方向，並期能展望出若干新的研究問題。以下之文，就來說明研究課題之緣起及其相關事項。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釋老志〉所載魏佛教，是包含北魏（398-534）、東魏（534-550），排除了西魏（534-556）。那麼，魏佛教之起源如何呢？它說：

（甲）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乙）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丙）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丁）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¹

上文之解讀，古人早已採取「溯源」角度。如北宋（960-1127）時代，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王欽若（962-1025）等編《冊府元龜》，敘載魏佛教之開端，先說（丁）文「太祖」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在位 398-409）崇佛，當做魏佛教史之起點，接著再引（乙）及（丙）文，做為魏佛教之溯源，只可惜刪掉了（甲）文（見下文）。到了清代（1644-1911），

¹ 北齊·魏收等撰，《魏書》（台北市：鼎文書局，1979年2月再版，新校標點本），卷114，〈釋老志〉，頁3030。

康熙四十年（1701）至雍正六年（1728）由陳夢雷（1650-1741）、蔣廷錫（1669-1732）等編之《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釋教部彙考〉敘魏佛教，開端是說：「太祖天興元年，詔京城作五級佛圖，脩禪堂及沙門座（按《魏書》〈太祖本紀〉不〔應爲衍誤字〕載）。按〈釋老志〉：魏先建國於元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屠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²此文顯示，同樣是以溯源角度來引載其文，且保留了（甲）文。

以「溯源」角度看前引文，〈釋老志〉對魏佛教源流的追溯，是以（丁）文拓跋珪「平中山」過程之崇佛，做爲起點，往前追溯，是（丙）文的「昭成」帝拓跋什翼犍階段，他到後趙（319-349）都城襄國（今河北省邢郃市，其實包含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當人質，於此「備究南夏（中原）佛法」。再往上追溯，是（乙）文的「神元」帝拓跋力微階段，於曹魏元帝景元二年（261），與曹魏（220-265）「通聘」，西晉（265-316）王朝成立，交聘關係依然延續，「文帝」拓跋漠汗便長期居住曹魏、西晉都城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附近地區），做爲人質，於此亦「備究南夏佛法」。更往前追溯，就是（甲）文的「魏先」階段，所追溯的佛教源流，是「西域」的「浮圖之教」。

（甲）文所溯源之「魏先」，係指拓跋氏先公、先王，乃至族源，爲拓跋史最古之極點，即溯源之終極點（見第二、三章）。顯示其文，乃魏佛教之最古源流的原始史料，論述魏佛教史，在佛教源流部分，當須以此爲終極溯源點，才算是具備完整性的歷史敘事。因此，（甲）文是論述魏佛教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魏佛教史上，地位相當重要，實在值得去探討。而對其文所形成的研究課題，本書稱作：「《魏書》〈釋老志〉論拓跋氏佛教溯源西域」。

（甲）文之研究課題，至今仍然值得研究，是因就個人淺見所及，在既有的研究中，它長期的遭到了忽略，甚至刪略，迄今不僅解說不足，更還無專題

²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叢書集成第七十七冊，頁7下。

研究問世。茲述其情況如下：

首先，在古今學者論及魏佛教史之際，（甲）文常被刪節或省略。例如，唐代（618-907）之道宣（596-667），於《廣弘明集》摘錄〈釋老志〉云：「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³對勘前引〈釋老志〉文，此段文字，第二句增「出」字；接著刪原文「無爲以自守」句；繼而改「之」爲「聲」；最後又刪「或聞而未信也」句。到了北宋的《冊府元龜》〈帝王部·崇釋氏一〉，敘魏佛教之端緒云：「後魏道武帝初平中山，經略燕趙，所經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情敬。……初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人在雒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臣欽若等曰：自神元至昭成，皆追冊帝號」。⁴這是以道武帝之崇佛爲魏佛教之起點，在溯源上，只及於「神元」、「昭成」兩階段，而刪略「魏先」階段。南宋（1127-1279）釋志磐所撰《佛祖統紀》，於述魏佛教之始，引〈釋老志〉（書中稱〈佛老志〉）文云：「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爲沙門統。帝生知信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⁵顯然把魏佛教源流之「昭成」、「文帝」，還有「魏先」等三階段，全給刪除了。

古人的刪略作法，一直延續到近代以來的佛教史著作裡，其狀況有二：（1）是刪掉「魏先」階段，從神元帝講起。如黃懺華（約 1880s-1970s）先生說：「北魏拓跋氏從道武帝（396-409）和晉室通聘後〔按：此處將神元帝誤作道武帝〕，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黃老，覽佛經。見沙門，都加力禮敬，並利用佛教以收攬人心」。⁶橫超慧日先生引〈釋老志〉所說：「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釋其意味，北魏的皇帝早已知佛教存在的狀況，所以道武帝平中山，就表現了崇信佛教的行爲。⁷（2）

³ 唐·道宣輯，《元魏書釋老志》，收入氏輯《廣弘明集》，卷2，歸正篇第一之二，〈元魏書釋老志〉，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101下。

⁴ 北宋·王欽若等撰，《冊府元龜》（台北市：中華書局，1967年5月臺一版，據明初刻本影印），卷51，〈帝王部·崇釋氏一〉，567上。

⁵ 南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38，〈法運通塞志〉，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353下。

⁶ 黃懺華，〈北朝佛教〉，收入氏等著，《佛教史略與宗派》（台北市：木鐸出版社，1983年1月初版），頁41。

⁷ 橫超慧日，〈北魏佛教の基本的課題〉，收入氏編，《北魏佛教の研究》（京都市：平樂寺書

是刪掉「魏先」、「神元」、「昭成」三個階段，從道武帝講起。諸如，蔣維喬（1873-1958）先生說：「北魏太武帝，親政之暇，以奉佛爲大事；所過郡國，若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毋得有犯；且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寺舍，令信向之人，有所居止。』時天興元年也」。⁸杜繼文、任繼愈先生說：「北魏道武帝（386-409），『好黃老，頗覽佛教〔經〕』。在統一北方戰爭中，『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⁹任繼愈先生等人說：「北魏統治者在內遷漢化的過程中，也接受了佛教。道武帝拓跋圭在十六國末年轉戰河北『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併遣史致書泰山的僧朗（佛圖澄弟子），贈以繪、素、旃罽、銀鉢等禮物（《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道武帝好黃老，也讀佛經」。¹⁰諏訪義純先生論北朝佛教，始自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及附近），皇始三年（398，按：作者年代寫錯，皇始年號只二年，定都平城係在天興元年七月，398）七月，招趙郡沙門法果至平城，擔任道人統。¹¹中村元先生等論北魏佛教，亦復如是。¹²

其次，以佛教史著作而言，縱有提及（甲）文，同樣未加詳論。山崎宏（1903-？）先生引〈釋老志〉，說北魏建國於玄朔，「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其釋云，依所述狀況，接觸佛教，及其信仰都是較晚的事。¹³鎌田茂雄（1927-2001）先生論北魏佛教，引述了〈釋老志〉「魏先……昭成」整段文後，指出「這段《魏書》〈釋老志〉的記事，問題著重在神元皇帝（力微）」，於是便從神元談起。¹⁴湯用彤（1893-1964）先生

店，1978年5月二版），頁15。

⁸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台北市：莊嚴印書館，1976年12月初版），卷1，頁36a。

⁹ 杜繼文主編，《佛教史》，頁190-191。

¹⁰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三卷（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二刷），頁42。

¹¹ 諏訪義純，《中國中世佛教史》（東京市：大東出版社，1986年5月初版），頁28。

¹²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台北市：天華出版公司，1984年5月初版），上冊，頁129-130。

¹³ 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東京市：清水書店，1947年再版），頁88。

¹⁴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高雄市：佛光出版社，1986年12月初版），頁280-282。

說：「元魏拓跋氏原居極北，非佛教勢力所及。後與中國交通，始知佛法。道武帝攻取黃河北岸，所過僧寺，見沙門道士，均加禮敬」；¹⁵照〈釋老志〉原文解讀，則前兩句顯然是指「魏先」階段，接著兩句是說「神元」與「昭成」兩個階段，然後才論及道武帝，而於「魏先」亦無詳明的討論。

最後，從專門研究著作來看，塚本善隆先生的《魏書釋老志の研究》，是〈釋老志〉研究成果空前之著作，貢獻卓越，在〈譯註篇〉裡，注釋只及於「神元」及「昭成」，對於（甲）文「魏先」階段，沒作注釋，僅有和譯，更無詳細探討。¹⁶在另一篇〈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專題論文中，他對（甲）文「魏先」階段之內容，只有略作解釋說：在塞外的拓跋氏，是從事遊牧、狩獵、劫掠的勇武遊牧人及蠻族，根本不能信奉佛教；¹⁷所釋與〈釋老志〉的原文，顯然不盡符合，亦沒進一步加以詳加考察。

上述的檢討表示，（甲）文之研究課題，至今是處於尚待研究之狀態。

當欲步入（甲）文課題的研究之前，特別要先行注意者，是勿以其文總計恰好只四十個字，句簡意賅，而視之為既易懂又易解，而即刻直接進行全面的研究，揮文成章；若是如此，恐怕就是犯了唐突、輕率從事的過失，甚至發生謬誤。原因是四十個字所涉問題，相當雜多，其間隱含著相當高度的研究上之困難（見本書正文之各章），故與其急於進行可能犯錯的整體研究，毋寧沉穩漸進從事基礎工作以思考：應如何去研究呢？

為了思考應如何去研究呢？本書所謂「研究」，是意指「研究序說」，意謂展開研究的線索：即對（甲）文先進行謹慎的解讀，以便從解讀中，對「《魏書》〈釋老志〉論拓跋氏佛教溯源西域」之研究課題，梳理出深入的、整體的研究之方向，並期能展望出若干新的研究問題。這是本書之目的。

¹⁵ 湯用彤，《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市：鼎文書局，1976年12月再版），頁487。

¹⁶ 塚本善隆，《魏書釋老志の研究》，收入氏著，塚本善隆著作集（東京市：大東出版社，1974年1月），第一卷，頁147-148。

¹⁷ 塚本善隆，〈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頁3。

第二節 研究方法、架構、史料

本書之目的，既在對前引〈釋老志〉（甲）文進行解讀，則所關涉到的研究方法，就是如何去解讀呢？前面已提到，塚本先生《魏書釋老志の研究》〈注譯篇〉已有（甲）之和譯文，惟若深入去看，和譯內容是否完全揭露及符合原文之語意，仍有待商榷（見正文各章）。有鑑於此，爲了正確掌握（甲）文之涵義，本書擬訂了兩種解讀方法：

（一）從相關歷史實況去解讀：（甲）文是歷史敘事，欲明其文之內涵，務必加上文字語意所牽涉之歷史，始能明確掌握涵義。若把（甲）文抽離歷史，將會成爲懸空解讀，難了其義，甚至發生誤解。故依據歷史以解讀（甲）文，是完全必要的。例如，依前所說，〈釋老志〉對魏佛教源流之溯源，是以魏王朝開國皇帝道武帝爲起點，然後再往以前的歷史軌跡追溯。而魏王朝創建以前的歷史，就是魏皇室拓跋氏之歷史，一般稱爲拓跋史。¹⁸以此來看，「魏先」所涉歷史實況，係在拓跋氏史範圍內，欲解讀其文其事，當必須扣緊拓跋氏史。當然，在其他問題分析上，還涉及了魏王朝及其他的歷史，同樣都須運用歷史來解讀。

（二）從文字之古代語意去解讀：有關（甲）文內之字詞的解釋，最忌以現代漢字語意隨意作解，其解讀務須依據古代漢字語意。在古代漢字語料範圍中，更應從方法上考慮語料環境與（甲）文之間的距離關係：首先，最要注重者，是與（甲）文最直接關聯脈動的漢字環境。（甲）文是《魏書》的文本之一，最近距離的語料環境，自然是《魏書》文本的漢字。其次，是與（甲）文具有影響距離的語料環境，即在時間上，處於《魏書》撰成年代（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至五年，551-554）以前之語料，因其有可能爲《魏書》作者閱及，而影響他們對漢語的遣詞用字。在兩種語料運用之際，當然須以《魏書》的語料爲優先，當做主證，唯有在《魏書》語料有所不足的情況下，始補用第二種語料，是爲旁證。

¹⁸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田餘慶，《拓跋史探》（北京市：三聯書店，2003年3月初版一刷），他說此書在「探索代北拓跋的開國前史」（前言，頁2），這段歷史，就是書名及全書內容所示的「拓跋史」。

在上述兩種方法的交錯運作下，為有利於依循（甲）文逐一解讀，本書架構，當須順著原文次序脈絡來展開，而分成三大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以歷史實況為主的解讀。首先，以拓跋史脈絡為主，去呈現〈釋老志〉釋部對魏佛教源流溯源至「魏先」的狀況（第二章）。接著，同樣以拓跋氏脈絡為主，去解讀「魏先建國於玄朔」（第三章）。最後，綜合其他歷史為主，去解讀拓跋氏、魏王朝與佛教之關係年代（第四章）。

第二個層次，是以文字之古代語意為主的解讀。先解讀「風俗淳一」句（第五章），次解讀「無為以自守」句（第六章），再次解讀「與西域殊絕」句（第七章），接著解讀「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三句（第八章），最後解讀「或聞而未信也」句（第九章）。

第三個層次，綜合上面的解讀後，便歸納出未來對（甲）文課題進行深入的、整體的研究之方向，並展望若干研究問題（第十章）。

以上研究所涉及的史料，有兩個方面：一是以歷史實況為主解讀所用史料，以古代典籍、各類學術研成果為大宗，旁及考古資料、考古研究成果。二是以文字古代語意為主解讀所用語料，即依前述方法原則，以《魏書》語料為主，以其他語料為輔，進行所需各類語料之搜集。

第二章 溯源至「魏先」的拓跋史脈絡

《魏書》〈釋老志〉對魏佛教之起源，溯源至「魏先」與西域佛教之關係，「魏先」指魏王朝帝室拓跋氏先公、先王（見第三章）。它是如何溯源的呢？〈釋老志〉云：

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遷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¹

上文可從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個層面，是魏佛教史的斷代為時間起點，始自「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第二個層面，是向魏佛教史斷代以前追溯其佛教源流，計有兩個階段：第一個往前追溯階段，是昭成帝什翼犍至拓跋珪（此時尚未即帝位，不宜稱道武帝）「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以前。第二個往前追溯階段，是神元帝利微與魏晉通聘至昭成帝什翼犍以前，這兩個階段所追溯的佛教源流，是「南夏（中原）佛法」。第三個層面，是追溯魏佛教之終極源流，從「魏先」至神元帝拓跋力微與曹魏、西晉交聘以前，所追溯的魏佛教源流，乃「西域」的「浮圖之教」。

上述顯示，魏佛教起源之溯源之終極點的出現，並非孤立存在，是分階段追溯所達到的，即其溯源，是以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皇始二年（397）的魏王朝開疆為起點，然後往前沿著拓跋史進行追溯：（1）溯源烈帝元年（329）至道武帝登國元年（386）階段，（2）溯源神元帝三十九年（258）至烈帝元年（329）階段，（3）溯源「魏先」至神元帝三十九年（258）階段。由此可見，〈釋老志〉釋部之溯源結構，是以時間脈絡分階段而相續互銜，成為一個整體。本章之目的，就是要說明這個溯源狀況。

¹《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0。

第一節 以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 皇始二年（397）至開疆為溯源起點

前引〈釋老志〉文揭露了，魏佛教源流之追溯，是以拓跋珪創建魏王朝前之開疆為時間起點，往前沿著拓跋史溯源所形成的。這個起點是指：「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關起點的時間，是在「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兩句，〈釋老志〉卻未說明其時間的具體年代。在相關研究中，同樣缺乏清晰詳盡的解釋。

那麼，〈釋老志〉對魏佛教溯源起點的具體年代如何呢？本節在檢討諸說後，所檢證的年代是：以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皇始二年（397）開疆為溯源起點。

壹、「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年代諸說之檢討

關於「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其具體年代如何呢？有以下多個不明確的說法：

1939 年，塚本善隆先生在〈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專文，只簡略的說：前秦苻堅於征伐東晉的淝水戰役中大敗，公元 438 年，鮮卑慕容垂在中山成立後燕。西元 386 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公元 396 年先取得并州（山西），繼續向河北進軍，平定中山，後燕滅亡；天興元年（398），親至中山，抵常山的真定（河北省正定縣），經過趙郡的高邑（河北省柏鄉縣），至鄴見到都城的宮殿，有決定於此定都之意，七月以鄴城等中原都制為模範，把平城營造成帝都，後即位為魏皇帝。拓跋珪最初親征的地域，是什翼犍曾居住學習佛教的鄴城，佛圖澄教化的中心地。在征伐之際，乃對佛寺沙門都表達敬意，使軍隊無所侵犯，這是〈釋老志〉之記載的涵義。²到了 1961 年，塚本先生以前文為基礎，在《魏書釋老志の研究》中，對「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有兩處解釋：一是註第（1）條解「太祖」說：「太祖（拓跋珪）在 386 年即位，396-398 年間攻略山西、河北地方，及見鄴的都城，在大同（平城）模仿中國

² 塚本善隆，〈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收入氏著，《北朝佛教史研究》，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頁 11-12。

都城制而營造都城」。這是在佛圖澄、道安弘傳佛教之地區為領土中，平城之北魏國家的成立，拓跋部族被佛教化成為佛教徒之素樸性，進入積極的時代。

³二是把漢文和譯說：「太祖（386 年代王，398 年魏皇帝，409 年崩），平定中山（河北省定縣。北魏中山郡。河北津海道的西部地方），經略燕、趙國土之際」。⁴以上的解釋，意指「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的時間跨度是：在「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期間（或過程中），年代為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天興元年（398）。

1942 年，山崎宏先生在《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中，針對「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一事，大抵採納塚本先生的意見，精簡的說，照〈釋老志〉所載，太祖拓跋珪「獨立」（按指即代王位）以後，經略河北之地，平定了後燕都城中山。天興元年，至常山經趙郡至鄴城。⁵其年代範圍，同在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天興元年（398）。

1984 年，鎌田茂雄先生在《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中，亦採用塚本先生的看法，卻將之分割，遂使涵義產生變化。有關拓跋珪即代王位至即帝位，簡要敘於「拓跋部族與佛教」一節。⁶關於「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則放置於「太祖的建國與佛教」一節，謂：天興元年，太祖從中山至常山真定，然後又到趙郡高邑，接著來到鄴城，在此置行臺，以兵五千人守鄴都。這個鄴城，是什翼犍學習佛教的地方，當然太祖也曾巡覽鄴都宮城，有機會接觸到鄴的文化。這是〈釋老志〉有關太祖的記載。⁷如此，「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的時間向度，變成是說：在「太祖平中山」以後，「經略燕、趙」期間（或過程中），年代在天興元年（398）起及以後。

上述以外，還有部分不清晰的解釋，如湯用彤先生對「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釋為「道武帝攻略黃河北岸，所過僧寺，見沙門道士，均加禮敬」。

³ 塚本善隆，《魏書釋老志の研究》，頁 149。

⁴ 塚本善隆，《魏書釋老志の研究》，頁 150。

⁵ 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頁 89。

⁶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頁 280。

⁷ 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頁 284-285。

⁸任繼愈先生等人對「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釋其事於「道武帝拓跋珪在十六國末年轉戰河北」。⁹而有關開疆事件的時間，卻都無解說。

前面諸說中，塚本先生之釋較屬可信，即「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應讀作：在「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期間（或過程中）。因〈釋老志〉說：「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¹⁰這是北魏設置僧官之始，有關設置時間，或多依據「皇始中」，說是在拓跋珪皇始元年間（皇始紀年只有兩年，396-397）。¹¹不過，〈釋老志〉說法果任道人統的時間，有加上一個「後」字，可見其時間亦有可能在皇始後的天興年間（398-403），究實很難確定其具體年代。¹²無論僧官是何時設置，〈釋老志〉所謂「皇始中」，是確指法果爲道武帝召至京城的时间。由此可證，拓跋珪於「皇始中」已有崇佛之行爲，而中山之平定，正是在皇始二年（397）之間（見下文），又足證〈釋老志〉所說：「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此事之年代上限範圍，應不在「平中山」以後的天興元年（398），而是在平中山的皇始年間，當時，道武帝「詔以禮徵」法果，正是「見諸沙門，……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的寫照。故「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當意指：在「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期間（或過程中）。

照著上述，若依時間序列，「在『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期間（或過程中）」，可分兩個層次解讀：一是太祖道武帝先「經略燕、趙」開拓疆域，而後才獲「平中山」之結果，即「太祖」先「經略燕趙」而「平中山」，此謂之

⁸ 湯用彤，《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487。

⁹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頁 42。

¹⁰ 《魏書》卷 114 〈釋老志〉，頁 3030。

道宣輯，《元魏書釋老志》云：「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爲沙門統」（《廣弘明集》，卷 2，歸正篇，大正藏第五十一冊，頁 102 上）。宋·釋贊寧撰，《大宋僧史略》卷中〈僧統〉亦云：「後魏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徵爲沙門統」（大正藏第五十四冊，頁 24 上）。兩者所指時間都是「皇始中」，不過，其謂僧官名「沙門統」，應是後來的僧官名。謝重光、白文固依據後一資料，認爲其任命「在皇始年間」（《中國僧官制度史》，西寧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8 月初版一刷，頁 13-14），

¹² 塚本善隆注此文，仍未予確定其時間（《魏書釋老志の研究》，頁 153-154）。